

西風烈

韦昕 著



三棵 青春树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三棵
青春树

韦昕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棵青春树 / 杨韦昕著. — 3 版. — 西安 : 太白
文艺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80680 - 971 - 6

I. ①三…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7993 号

三棵青春树

作 者 韦 昕
责任编辑 马凤霞
整体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22.25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680 - 971 - 6
定 价 4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101118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手白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不断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第一卷



他，金娃，整个徐赵村里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人都这么叫他，都知道他是村子西头紧挨庄稼地独庄子赵发贵的儿子。赵发贵人称呼卢子，赌徒。十来年后，金娃在省城里正经改官名为赵展堂，他的用篆体字雕刻的、上盘小龙的紫红色石头印章，盖在一张标书或者一本折子上，便意味着一宗修路工程或者一摞沉重的银元。

他自己也料不到后来会是这样，他眼下只是金娃。

二月二，龙抬头过后，白天一日日长了，身上一天天暖了，这是让人浑身发困的慵懒日子。自家的二亩麦地锄过了，金娃一直睡到木格窗子完全照上太阳光时才打着呵欠起来。他一手揭开被窝，光着身子穿上那件又黑又脏的棉背褡，正要寻那条旧单裤时，却发现腿畔湿湿一片，用手一摸，黏糊糊的，不禁吓了一跳。这才想起临天亮时，土炕上的苇席还有微微的温热，他做了一个梦，像是不由自己去接近一个没穿衣裳的女人，又白又光的脊背，不知咋的就像憋着啥似的，要找个地儿尿出去，然后就这么尿了，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战栗。梦中，他一直觉得那没穿衣裳的女人，就是坡坡上头姑家的桃叶姐。醒来时，他一阵慌乱，不知手脚应该摆放在啥地方，越想越怕，自个儿咋能这样梦见姐呢！

他的身体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便觉着这是不能随便对外人讲的，也不能随便问大人的，只好憋在肚子里，想起来心怦怦乱跳，脸上就发烧了。

他顺手拿块破布——平常用来洗脚脚布子，在瓦盆里潮湿了，把大腿根儿擦净，又把苇席擦干净，这才套上旧布裤子，又穿上穿过两年已经显得窄短了的棉背褡。这时，他奇怪按照本地口音叫大的父亲，咋一点儿声息都听不见呢！他叫了一声“大！”没有回应，跑到大住的房门口，探头一看，炕上被窝胡乱叠在一起，没有人影。他“噢”了一声，这才想起昨日后半晌，大就背起褡裢（一种棉线织的细长口袋，两头缝死，从正中腰顺长拉开一个口子）装上东西，然后搭在肩膀上，熟练地迈出房门，只朝他呵斥了一声：“黑了，自个儿熬包谷糝子喝去——”

金娃低着头嘟囔了一句：“又赶集去？”

大不直接回答，威严地又呵斥了一声：“把门关好，睡你的觉！”随后，不紧



不慢放开脚步下石头台阶，从院子平地走出没有了门楼的院墙缺口，从小路拐上出村的官路，走了！

旁人赶集，都是一早去，或者拉牛套车去，大却是前一天后晌就走。大既不卖粮，也不买啥吃货，也不是只看干逛，那必定是跟一伙人到集上找个隐秘地方要钱去了。

金娃下炕后，胡乱叠一下被窝，又跑到院子关鸡的小竹笆棚棚前把那几只鸡放出来，然后寻着门背后地上放的黑瓦盆，从灶火旁的大瓦缸里舀了水，手伸进去，觉着凉凉的，胡乱洗了脸，擦干了，便坐到大回家后常坐的黑方桌旁的木椅子上，眼睛把房子扫了个四周八匝。

自他出生直至眼下对外界事物有了新鲜感觉和思索时，他便熟悉了这三间土坯上房。墙脚是用河滩里的卵石垫起的，土坯销蚀，墙皮脱落；薄薄一层屋瓦上，缝隙里长出了瓦松；正中两扇房门和门框上涂的黑漆变灰，木头有了裂纹，房门打开，太阳光便直泻而入，照出了疙里疙瘩的地面。东边一间盘一个土炕，炕边铺一条厚厚的木头炕沿子，那是大睡觉待客徧闲传的地方；北墙靠边放一个破旧的木板立柜，柜门上已经没有门环，里头塞满了旧衣服和大自己珍重的宝贝东西。正中一间，他现在坐的椅子旁的四方木桌上端端正正靠墙摆着三个木头牌位，落满了浮尘土灰，对金娃来说，那就是极为遥远的祖先的身影和精灵。平时没人管，逢年过节时，大才摆上陶制的香炉、烛台，给祖先点蜡、上香，大磕头，命令金娃也磕头。西边一间，也有一个小土炕，那就是金娃的卧处了。靠北墙是两个瓦瓮，一个盛包谷，一个盛几斗麦子。墙角竖放着几件锄、镢、铁锨之类的农具，还有几件农具放在屋外的石头台阶角角里。因为放有粮食的缘故，那瓦瓮背后墙根处，便有了鼠洞，夜半时分，或在大白天无人时，老鼠就溜来溜去，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

狗日的，贼！金娃在心里骂着。他给大说，要从谁家抓个猫儿来养，大说：“你要闲得呻唤，就养！没粮食喂，逮雀逮老鼠去！”

这时节，谁家有猫下猫娃儿呢？

还没想上一两家，就听院墙外头有人喊他：“金娃！金娃！”

他嗖地一蹦而起，跑出房门去，外边明亮暖和的太阳光一下子耀得他眯起眼睛。循声看去，被雨淋湿倒塌得只剩下半截子的院墙外边，正站着同样身穿又黑又破的旧背褡，光头微微冒着热气的狗蛋，姓康，是金娃的小伙伴，一块爬树掏雀、坟地里捉蚰蚰儿、用石头子儿耍狼吃娃的同龄人。立在狗蛋身后一截子的是同样衣着、两只手一会儿背起一会儿交叉塞在袖口里、有些怕冷似的两眼只向地上瞅的茂才，姓梁。在徐赵村里，徐家、赵家是大姓，宗族人多，一条街巷或姓



徐或姓赵，贫富不等。康家、梁家是小姓，只十来户人家，散居在村子北沿的原坡底下。金娃他大只有那一点巴掌大的地，名声又不好，金娃便和狗蛋、茂才成了相好的伙伴。

看见狗蛋的热火劲儿，又看见茂才的萎缩样儿，金娃心里一股热火气儿冲上来。他眉毛挑起，龇牙咧嘴地说：“一大早就勾魂来了？进来谝，还是出去耍？”

狗蛋低声问：“你大呢？”

“不知道。”金娃鼻子哼了一声，不想说他大耍钱去了，“昨日黑了就没回来……”

茂才羡慕地说：“你娃前世烧了碌碡粗的香了，有这么个大，一天只顾自个儿，就不管你！”

金娃不明白茂才的意思。茂才家有近十来亩地，日子殷实，院墙里收过麦后的麦秸积子，高过墙头，做饭烧火一点儿麻达都没有，可以直接到第二年收麦。比起自己家里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这样，还愁眉苦脸，心里有啥不宽展的？他招呼狗蛋和茂才进来，在被大拆卖得只剩下半截土墙，木柱、脊檩全无的东厦房石头台阶上坐下，朝茂才骂去：“你是不是嫌你大管你了？你大不训斥你，那就不是你大了！他还叫你念了几天《三字经》《百家姓》哩！我巴不得也有这么个大！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大把你咋了？”

茂才低头不语。狗蛋唾沫飞溅，说：“他大在省城里一家酱园托人说合，要叫茂才去当相公学生意哩！”

能走出村子，自然是好事，好比在集上捡了个铜板，一种不像前清那样的外圆内方的铜钱，心里窃喜，外人眼红，金娃眼睛立即睁大了，大声说：“嫖得很嘛！”

茂才还是低头嘟囔着说：“嫖啥哩？当相公娃，就是当学徒，受人管辖，挨打受气，光头上青疙瘩不断，哪有在屋里受活……”

狗蛋嘻嘻笑着，伸出手去，用中指在茂才头上轻轻弹了一下：“是不是这？”

茂才一躲闪，把狗蛋推了个趔趄，气恼地说：“人家正难受哩，你倒黑说白道地寻开心来了……”

金娃忙跟着叫了一声：“粮子！”

狗蛋立马住手，憨憨地笑了：“不识耍！”

“哎——有这样耍的吗？”金娃说。因为狗蛋他大，在狗蛋还很小的时候，就出去当兵去了。那时节，前清的龙旗刚换上红黄蓝白黑五色的共和旗，插上招兵旗，就有吃粮人，一当兵，不但可以吃饱饭，穿上用洋布缝的军装，可以领饷银，说不定还可以抢点啥东西、发点洋财哩！人们把当兵的都叫粮子。吃粮当兵不是



正经活路，只知道在地里刨食吃的下苦庄稼人是瞧不起的。狗蛋他大后来还回来了一次，身穿灰军装，披一个二毛子皮大氅，头戴大盖帽，拿几块现大洋给熟人炫耀。村里人当面恭维，背后怀疑是不是抢下谁的，总之，来路不正。此后，狗蛋他大又去省城随军队在东西两岸子打仗，再没回来，也没了任何音讯，传说是死在黄河滩里了，叫敌方的飞子儿打死的，只留下狗蛋和他妈、他妹在村子里过着没一寸地的苦日子。庄稼汉们都把狗蛋一家叫粮子家。金娃一呵斥，狗蛋就识趣地罢手了。

金娃忙接上问茂才：“你在家又乖又听话，你大咋想起来叫你去当相公娃学生意呢？”

“唉！谁知道呢！”

狗蛋又嘻嘻笑着说：“你大会算计，村子里人都把你大叫精猴梁，咋能没个理由就叫你进城呢！”

金娃斜瞅了狗蛋一眼，心里却承认狗蛋说的是实情。他把茂才他大和自个儿的大暗暗比较了一下，便觉着茂才他大实在是高过一头。茂才这一进城去学生意，就好比升到大人圈子里了，不管在啥场合，都会站在人前头，坐在长条板凳上说合事情，也就可以扬起下巴颏儿呵斥小娃和自己的姐妹兄弟们，对从小耍大的不长进的小伙伴们摆个架子啥的了。这一想，便觉得茂才离自己远了，生分了，但愿茂才不是这号人，他顺口问：“那你大，不是还要给你说媳妇呢吗？”

狗蛋忙插话说：“你知道咋跟媳妇睡觉不？”

茂才红了脸，手脚都乱了：“不知道……”

金娃猛地想起天快亮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也觉得脸上微微发热了，连忙打岔问：“没听说是哪个村子谁家的女子？”

狗蛋把他那嘴唇上边微微有点细黑胡楂的嘴巴靠近茂才的耳朵，悄悄说了些啥话，被茂才慌乱地用手拨拉开了，犹自念叨着：“……不能霸王硬上弓！”

金娃知道那是只能偷着说的话，狗蛋今天给东边一家在白茬地里犁地，明天给西家某人上水磨磨面，跟小伙儿能热火地谝，也能和大人亲热地应酬，比自个儿知道的事情多得多了，便问狗蛋：“茂才当相公娃呀，你出去不？”

狗蛋一手抓起地上几颗土疙瘩向远处撇去，吓得金娃家那几只大胆靠近的鸡，扇起翅膀“扑棱棱”跑到院墙外头麦地里去了。狗蛋收起惯常的嬉笑面容，正经地说：“屋里就我妈、我妹，我出去了，就要断顿了，日子咋过呢？”

“这倒是实情。”

小小年龄就开始思谋居家过日子的事情，人总得先顾住嘴么，金娃倒替狗蛋操心了：“总有没啥活儿的时候，你闲在屋里干啥？”

“耍嘛!”

“能耍到啥时候?耍一辈子?”

“这有啥哩!你大,我叫叔哩,还不是耍到胡子黑楂楂……”

这话刺到了金娃的痛处,心里一想,狗蛋说的倒是实情,只能怪自家的大耍钱耍得太有名气了,连晚辈娃们都下眼观了,不能怪人家。心里恼丧,冲口而出喊了一声:“粮子!”

狗蛋倒没恼,嬉笑着回敬了一句:“呼卢子!”

金娃站起来,连喊三声:“粮子,粮子,粮子!”

半晌不出声的茂才,忽然直起腰来说:“算了,算了,寻你俩骗哩,自个儿倒咬起来了,逞啥能哩!有本事敢对庙后头徐家三娃子说一句硬气话,他爷还不把你的腿打折了!”

狗蛋站起来,躁气地说:“三娃子咋?气死毛!就会在大庙的厢房私塾念书,打捶就不成,他敢来不?”

茂才眉眼松泛了,笑说:“算了,算了,打人不打脸,伤人不揭短!不说了,上集去,要去。”

狗蛋也站起来,向金娃喊:“去不去?杜镇可是大集,都走,都走……”

金娃仍然坐着:“身上没钱,到集上光闻红肉煮馍的香味去呀……”

茂才用手来拉,狗蛋也嘻嘻笑着说:“你咋不经耍呢!走,走,走!”

金娃个性中倔强的一面发作起来:“不去,不去,不去……没钱,去做啥!”扬起胳膊,朝狗蛋和茂才猛劲儿甩去……

“没钱,去做啥!”金娃又大喝一声。

金娃终于没有去。但他未曾料到,人世的许多烦恼从此便笼罩在自己头上,缭绕在心里……咋甩咋挡,都挥之不去。

— —

日头爷升起又落下。黑夜里下雨,白天又晴了。日子就这么过着。金娃大在杜镇的集上赌了一两天,就背上褡裢回来了。金娃看见大的脸色不恼,很和气的样子,心想,大一定是输得不多,或是赢了点小钱,计算起来,按大常说的话题是“瓦盆刚好扣住瓮”。大自然不甘心,过些日子又背上褡裢走了。他这回脱了棉背



襟，卸了油腻了一圈的瓜皮帽，把行头换了，在两件单布衫子外头套了件村里人称为夹夹的马甲，腰里绑上黑布腰带。好在没有呵斥金娃，倒留下了几个十文、二十文的铜板，让金娃买点从黄河东岸子运来的大颗颗盐和给灯盏里添的照亮的桐油。

金娃烦恼他大这种营生，说是庄稼汉，在地里的时间少，又说不上是手艺人，身无技能，只能在外头胡混。大一走，金娃就心里暗骂，几乎要大声明喊出来：“死到外头去！”有时又发奇想，不如劝大再续一房女人，自己诚心诚意落个姚娘吧！古时候，舜的继母苛虐舜，这个继母姓姚，于是人们就把继母统称姚娘，多少有些贬损的意思。这也能缠住大吧！金娃听说杜镇上有有个财东，怕自个儿的娃在外头浪荡，管不住，就早早给娃娶上媳妇，允许娃抽上洋烟，有个嗜好就乖乖窝在家里了。但是，对大来说，这能行吗？

这是娃们家的该想的事吗？金娃狠狠地在自个儿的脑门子上拍了两下，觉得不行。

胡乱就着他姑给的一碗酸荠菜喝了一碗包谷粳子稀饭，肚子不饿了，便闭上房门，拿一把铁锁锁了，上姑家去。

金娃他姑，并不是真正的亲姑，只是同姓门中父亲的一个同辈姐，与大的岁数差不多，高个儿，脸庞稍长，后脑勺上梳一个发髻，人叫纂纂儿，两个小脚，走路却还利索。姑最引人的就是两只眼睛明亮，说话又都在理，没有一般妇女的粗鲁脏嘴，这是姑的长处，又是姑的防身盾牌，好维护她的寡妇地位和利益。姑只有一个女儿，刚出生不久，亲大就病死了。从此，姑就守着这个女儿撑门立户，过着独居的生活。守寡总得有家产、土地作为依靠呀，姑有二亩川地、几亩坡上的旱地，冬麦秋谷，刚够糊口。姑有一个小小的院子，坐落在离金娃家不远的土坡坡上头，土围墙，低门楼，院子不大，顶多相当一般四合头的一半，却在院中安着一盘薄薄的石磨，围着石磨牲口踏下的蹄印清晰明亮，左邻右舍常常牵牲口来磨面，姑都爽快应允，不但能落下几碗白面或一二升麸子，还得了好的名声和人缘。姑只有三间上房，木门木窗，一明两暗。做饭的锅灶就盘在明间的门背后，和姑住的里间土炕在下边的火道里连着，冬天做饭烧水同时也就把炕烧热了。灶火上头的墙壁上挖了一个不大的四方洞，放上灯盏，点亮后里外都照明了。姑的女儿，金娃叫姐的桃叶住在另一间，自然收拾得干净敞亮，铺席的炕上叠得整整齐齐的蓝印花布被子，一个两头用四方小木板撑起的圆滚滚枕头，炕头的小桌子上放着木梳和勉强能照出脸容的铜镜子，盛着用来抹头发的刨花儿水的小木碗，这是金娃最爱坐着不走的地方。中间一间有个小木门通往后院，靠着不高的土崖，长满灌木杂树，放养着几只鸡，角落里有个茅房，一堆垫茅厕用的黄土，用来积



肥。这都是金娃所熟悉的，他在腊月里还常推着地老鼠推车，小筐里装些粪土，帮着给地里送粪肥哩！应该说，金娃妈死得早，金娃缺乏母亲女性的温柔爱抚和呵护，姑和姐不就像他的亲娘和亲姐吗！

金娃走上去坡顶的斜路，路是坚硬的，只中间有雨水冲开的细渠渠，路两边野草厚厚实实，踏上去很软。走到门楼前，门关了一扇，一扇敞开着，他刚闪身在门口，就听见姑隔着纸窗叫他：“俺金娃来了……”

金娃忙大声回应了一声：“姑！”随即看见姑已在上房门里露出穿着蓝粗布夹衣的身影和满脸绽开的笑。“饭吃了没？”姑问。

“吃了。俺姐呢？”

“正忙着呢！”姑笑着向另一间房门努努嘴。

没听见应答，金娃快步进了房门，向西边一间一看，姐正坐在炕边，拿着剪子准备裁剪一块红底印着白花的布料，凝神观看，没有回头。金娃大声叫：“姐！”

那个名叫桃叶的虚岁十八的女子，吓了一跳，忙手捂胸口，回过头来：“哎哟！吓死了……”

金娃看见姐的圆圆脸庞上有点红晕上来，那吃惊而睁大的眼睛眯起来，脸上绽开了笑容。金娃最愛看的就是姐这个样子，忙说：“咋不答应呢？”

“姐正忙着呢！”说毕，又拿起剪刀来。

姑在外间叫了：“俺娃到姑这儿来！”

金娃立即跟在姑身后，走进东边一间，他一屁股坐到炕边。姑也坐在炕的另一边，顺手拿起炕边砖台上放着的铜水烟袋，捏起一撮水烟丝，填进烟锅嘴里。金娃懂事地赶紧拿起火镰，在火石上擦出火星，燃着渗着硝的棉绒，吹了吹，待火苗起了，又燃着卷成细筒筒样子的媒纸，给姑点上。姑满意地吸了几口，吸的时候，那盛水的小方盒里发出咕噜噜的水声。

“还是兰州的水烟？”金娃问。

“就是的。姑一辈子就是好吸个水烟……”姑把烟灰从烟锅里吹出去，“当姑娘时，啥嗜好都没有，直到你姑父死了，你姐还小，不知咋的就吸上了……”

金娃还没动过吸烟的念头，不解地问：“吸水烟到底有啥好？”

“啥好也没有，就是解个心焦……俺娃还小，可不敢学大人的样子……啊！”姑笑着说。

“我才不吸哩，那得多少钱呀！”

“贵倒不贵，你看姑这寡妇失业的，不买啥啥，就是买这水烟丝。那一年，南山里闹白狼，听说白狼又跑到西府去了，集上水烟丝断庄了，把姑坑得没法，难受得很哩！”